

記

師曠廟記

失名

竊嘗考之春秋史傳師氏世系未得其詳不敢以疑而傳故闕而不序公諱曠字子野師姓河東古羊城人也耳聰于聽度正音律測明曆數仕晉二世職樂太師凡所論諫必本仁義悼公卽位之十五年衛獻公以射鴻于囿戒食而弗與爲孫文子所逐晉侯因公之侍而問之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公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罰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君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彪立三年十月會諸侯尋渙梁之言同討不庭齊侯守于平陰及登巫山望晉師之衆而畏之脫歸于夜公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矣果如其言冬楚子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晉人聞楚師而疑公曰無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其師果凍役徒幾盡而返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子朱有撫劒拂衣之忿平公曰晉其廢乎吾臣之所力爭者大公曰公室懼卑臣不思忠而恃力不務德而競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悼夫人食輿人城杞者絳縣老人與之食而疑年使其實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莫之知走問諸朝公曰魯仲叔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七十三年矣時魯使在晉歸以語季武子曰晉有師曠而咨度焉君子在朝其庸可偷乎勉事

之而後可石言于魏榆晉侯問于公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矣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謗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是時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逾年而平公果卒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上夜半聞鼓琴聲乃召師涓曰吾聞琴音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明日師涓曰臣寫而得之矣遂行見晉侯會飲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乃命師

涓援琴而鼓公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曰何謂也公
曰此師延與紂所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
濮水故聞之者必于濮上先聞此聲者國削晉侯曰音無
此最悲乎公曰有然君之德義薄不可以聽不獲已爲鼓
之一奏有元鶴二入集于廊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
晉侯大喜起而爲公壽公之于音盡天下之至蹟豈徒區
區與羣生輩伍哉無何天不與明丁斯時也於戲周道卽
衰列國不啻數百而晉室彊臣尸諸侯之盟者久矣逮靈
公至于厲其間政失而寢以微削悼周始立大夫以治國

之本勉而行之于是振滯匡乏施舍已責民無謗言所以
復文襄之業故九合而弗敢拒三駕而莫與爭平公亦藉
規誨宣其明德而諸侯靡不懷畏公之力于晉不爲不多
矣頌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是
之謂與戰國以來綿歷千載行事久遠而無所考信僕亡
敢臆說但據春秋之所載者實書之時太和二年歲在壬
戌三月上巳日記

宋

重修應聖公廟

閻光虔

昔隋氏末季唐祚未興四海黎民墜諸塗炭萬方豪傑各
舉戈矛駢虎兕以鳴張統貔貅而蠶食載血腥原野曝骨
成邱山時無定君人思真主唐高祖執義爲柄唱義成師
嘯集羣雄謀清天下吊問亂世起救寰中師次呂氏前有
勅敵攻卽力寡戰卽兵羸飛輓距前水潦爲患疑慮不決
人心復搖是時也霍嶽之神幽贊而起蕩清逋役引導王
師破宋老生霍邑縣臨汾旣拔絳郡尋平隼掃撓捨席卷
氛祲擒竇建德降王世克大風起而雲物駭除太陽出而
露華冰鑠君臨大寶神有力焉論曰天撥亂而啓聖功神

獻可而扶唐祚所以角立傑出者爲唐之藉蜂屯蟻聚者
爲唐之資而後立廟庭備洒掃天寶中伸祀典行冊命四
瀆齒諸侯之秩五嶽符三公之位冀州鎮霍山神封爲應
聖公蓋顯幽贊答靈貺也書昆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卽此山也酈善長水經云霍太山其廟鳥雀不棲其林猛
獸常守其庭卽此廟也設險負固排空聳高東會太行西
偶姑射扼夷護夏却敵藩籬不可議也吐翠含芳羅植萬
類出雲洩雨沛潤百穀卽春秋以生煞同天地之長養不
可窮也戎師天水趙公節制是邦於今八載任金鉞按琬

戈登將壇分戎閫下車而民悅考績而政成敵不侵邊人
皆勤業鄉閭豐亨地方肅靜盜賊屏息以義安都維郵魚
璋等廣化羣心復構新殿侔諸大壯煥乎成功雲攢蹕蹕
之櫟似生巖嶂魚貫碧烟之瓦誕下汀洲復巖如在之容
永享惟馨之祀將傳不朽是述斯文乾德五年歲丁卯四
月六日記

徙置翼城縣文廟記

文彥博

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彥博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
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蒞事宰令始至則郡縣

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于邑吏
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伸祠謁
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卽後唐長興三年創
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隙梁木共壞上不庇
于風雨下不容于俎豆縣署直其北裁十數步日有敲朴
之喧澮水流其東不三四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圃也
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崇奉之禮豈
不闕與乃謀于屬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宮而縣
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爲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理無

常祀既絕蘋蘩之薦鞠爲荆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隳
獨有正殿巋然中立雖丹堊已晦而薨棟頗崇異乎哉天
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爲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
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卽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
起茲頽垣以崇數仞之牆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
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薤氏以芟除集優人而塗墍興廢
起墜務實去華昔之湫陋者眈眈而雲廕矣曩之荒穢者
殖殖而砥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閉閤凡屋壁之
間堵數盈百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

愆于素邑人張會元以文行稱于鄉曲累舉進士敗于垂
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旣成以列像之未
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于別郡得繪塑宣聖
暨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丁釋奠之禮落之且
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于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由
直識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
之尊莫如韓吏部孟子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賢過
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北面拜跪禮如親
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今茲爲記

倉頡廟科斗書記

秦觀

說者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惟詳始于伏羲而成于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

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簡書十餘萬言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昔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塚亦得竹簡青絲綴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嘗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

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元

霍州新遷學記

段成已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爲先聖郡守邑
長徧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
目不覩瑚簋之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創
復儒生之家以勵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
訟未盡息餘風遺俗徧於舊而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
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

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
霍之爲州又當河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
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於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
月韓侯奭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
趾莽爲瓦礫惕焉而懼蹙然不寧退卽公堂會同僚徹里
伯高侯忙中鰓暨諸郡吏共商畧建立事衆謀僉同如出
一口會大府以府掾分屬諸郡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
爲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初進士張國維營葺累
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材僅得三四而棟梁

柱石之用尚有缺焉相學之舊卑陋狹隘不足以竭虔妥
靈廼卜宅於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甚宜命工蒔焉
得地廣三十舉武其袤倍差樹表定基各有攸當以諮於
故老故老罔不悅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廼共分廩食
以濟其闕徵庸僦工人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徹里伯
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爲歎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
月正室成栖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快然
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瓜期以
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予以久病爲解而請益